



霍桑小说全集

Huo Sang Xiaoshuo Quanji

红字 Hongzi

福谷传奇 Fugu chuanqi

2

胡允桓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霍桑小说全集

Huo Sang Xiaoshuo Quanj

红字 Hongzi

福谷传奇 Fugu chuanqi

目 录

红 字	1
海 关	
——《红字》之引言	3
第 一 章 狱 门	38
第 二 章 市 场	40
第 三 章 相 认	49
第 四 章 会 面	58
第 五 章 海丝特做针线	65
第 六 章 珠 儿	73
第 七 章 总督的大厅	82
第 八 章 小鬼和牧师	89
第 九 章 医 生	98
第 十 章 医生和病人	107
第 十 一 章 内 心	116
第 十 二 章 牧师的夜游	123
第 十 三 章 海丝特的另一面	133
第 十 四 章 海丝特和医生	140
第 十 五 章 海丝特和珠儿	146
第 十 六 章 林中散步	152
第 十 七 章 教长和教民	158
第 十 八 章 一片阳光	168

第十九章	溪边的孩子·····	174
第二十章	迷惘中的牧师·····	181
第二十一章	新英格兰的节日·····	191
第二十二章	游 行·····	199
第二十三章	红字的显露·····	209
第二十四章	尾 声·····	217

福谷传奇 ·····	223
引 言·····	225
第 一 章 老穆迪·····	228
第 二 章 福 谷·····	232
第 三 章 一小伙梦想家·····	236
第 四 章 晚餐桌·····	244
第 五 章 就寝之前·····	251
第 六 章 卡瓦戴尔的病房·····	257
第 七 章 康复中的病人·····	266
第 八 章 一个现代的阿卡狄亚·····	274
第 九 章 豪灵斯沃思,芝诺比阿,波莉西拉·····	284
第 十 章 城中来客·····	295
第 十 一 章 林中小路·····	302
第 十 二 章 卡瓦戴尔的隐蔽点·····	310
第 十 三 章 芝诺比阿讲的传闻·····	316
第 十 四 章 艾略特的布道坛·····	326
第 十 五 章 一场危机·····	336
第 十 六 章 请 假·····	344
第 十 七 章 旅 馆·····	351
第 十 八 章 寄宿公寓·····	357
第 十 九 章 芝诺比阿的客厅·····	362

第二十章	他们消失了.....	369
第二十一章	一位老熟人.....	374
第二十二章	冯特勒罗伊.....	380
第二十三章	村中的厅堂.....	390
第二十四章	化装舞会.....	398
第二十五章	三人在一起.....	406
第二十六章	芝诺比阿和卡瓦戴尔.....	414
第二十七章	子 夜.....	420
第二十八章	福谷牧场.....	428
第二十九章	迈尔斯·卡瓦戴尔的自白.....	434

红 字

海 关

——《红字》之引言

需要表明的是，尽管本人无意在家庭的炉边或对个人的朋友过多地谈论我自己的为人行事，我一生中还是有两次被叙述自身经历的冲动所左右，欲对公众一吐为快。第一次是在三四年前，当时我描写了我在一座幽静的老宅中的生活，以飨读者——可以无法原有也确实毫无理由地说，那是无论宽容的读者抑或冒失的作者都难以想象的。而如今——虽说我深居简出，却依然十分乐于找到一两个前一次的知音——，我又一次强拉住公众的衣襟，讲述我在一处海关的三年经历。在写作中，著名的“本教区执事”的先例得到最忠实的遵循。不过，事实似乎是这样的：当笔者任其书稿迎风飘散时，他谈话的对象并非对他的书不肯卒读或不屑一翻的多散人，而是对他的理解胜于他的大多学友或同伴的少数人。确实有些作者远不止于此，他们完全沉溺于叙述私事，只适于某个独一无二的充分同情的心灵和头脑阅读；似乎那部撒遍世界的印制出来的书，肯定会揭示作家本性不连贯的片断，并通过与作品的这一交流，完整他的生活圈于。诚然，即使在我们客观地讲述之处，亦难礼散不缺地而俱到。但是，由于思想僵化和语言麻木，除非讲话人同其听众处于某种真实关系，否则，设想有一位虽不算最亲密、却是善解人意的好心朋友在聆听我们的谈话，这种想法还是可以原谅的；此时，由于意识到了这种亲切，天生的节制消失了，我们可以

海阔天空地谈起我们周围的环境，甚至我们自己，但在这一面具之后仍然保持着最内层的我。在这一程度上并在这些限度之内，依本人之浅见，一位作家才可以在不会冒犯读者或他自己的权利的前提下，写出其自身经历。

诸君同样将会看到，这篇题为《海关》的随笔具有总是为文学所认可的一种适度，诸如解释下述正文的大部事实如何为我所掌握，并为这里所包容的叙述的确切性提供证据。事实上——这一真正把自己置于编撰的地位或者充其量在构成作品的故事中屡发议论的愿望——这才是我同公众建立个人关系的舍此无它的真实原因。在达到这一主要目的的过程中，似乎可以允许用些许附加的笔触，轻描淡写一下此前未曾涉及的生活模式以及进入其中的一些人物，而作者无非是刚好侧身其间。

在我的故乡萨莱姆，半个世纪之前的德比老王时代，位于车水马龙的码头的顶端——如今为木头发朽的库房所累，商业活动的景象几乎荡然无存；或许只有沿着孤凄码头的什么地方停有一艘三桅帆船或方帆双桅船卸着毛皮；或者在近旁有一艘新苏格兰公司的纵帆船在码放着装舱的木柴——我说的是在这破旧的码头的顶端，那里时常被海潮冲刷，沿着那排建筑物底层的背部，还长着一道并不繁茂的野草，显示出倦怠地度过多年岁月的痕迹——从前窗放眼望去，这里一派死气沉沉，面在海湾对面则耸立着一座宽敞的砖砌建筑。从其屋顶的最高点上，在每天上午的整整三个半小时之内，随风飘扬着或无风下垂着合众国的国旗；但由于那十三道条纹是竖直的而不是水平的，便表明了这里是山姆大叔^①的民政机构而不是军事驻地。建筑物的前面，饰有一个前廊，在六根圆木柱支撑的阳台下，有几级宽阔的花岗岩台阶下到街边。入口的上方

^① 美国政府的绰号，始用于1898年美西战争，一说与美国的缩写U.S.相同西致。

悬挂着一块巨大的美国鹰徽：秃鹰伸展着双翼，胸前有一面盾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每只爪子都混握着雷石和倒钩箭。由于这只不愉快的猛禽特有的习惯性的坏脾气，从它利喙犀目的凶相和通常是残忍的表现来看，它似是对温顺的居民区预示着灾祸；尤其警告着对自己的安全十分在意的全体市民，谨防有人闯入其羽翼遮蔽下的建筑物。然而，尽管它凶相毕露，此时此刻却有许多人在这只联邦之鹰的羽翼下寻求庇护，我斗胆想象，在这只鹰的胸廓中具备一个鸭绒枕所有的一切柔软舒适。不过，即使在它心情最佳的时候也毫无伟大的温情，而且或迟或早——早比迟更经常——它会带着爪子的抓痕，利喙的啄伤，或它那倒钩箭造成的流脓的创口，振翅飞离窝巢。

围绕着上面描写的那栋建筑物——我们完全可以直接称之为港口的海关——的路面的石缝中，长满了杂草，表明近日来没有多少生意问津，路上已绝少人涉足了。然而，一年中的某些月份，常有一些上午，公务随着活跃的脚步进展着。每逢此刻，就使年长的居民想到最近一次对英作战^①之前的岁月，当年，萨莱姆本身就是一座港口；不像如今这样招致本地商人和船主们的冷嘲热讽，他们听任这里的码头坍塌，其商船或货物却毫无必要也不被觉察地扩大了纽约或波士顿的强大的商潮。就在这样的一个上午吧，刚好有三四艘船只同时抵达这里——通常都来自非洲或南美——或许是即将出港驶向远方，于是有了在花岗岩的台阶上轻捷地上上下下的频繁的脚步声。在这里，在饱经海上风浪的船长尚未受到他妻子的迎迓之前，你却可以先在港口里看见他：腋下夹着一个失去光泽的白铁盒子，里面装着他的商船的文件。在这里，还会看到商船的主人，或笑逐颜开或愁容满面，或彬彬有礼或怒形于色，全看此次完成的航行在商业上实现的计划，会立即变成黄金呢，抑或将他埋进

^① 指 1812 年美国第二次对英作战。

重重的烦恼之中，令别人避之犹恐不及。在这里，还有那些年轻神气的秘书——那些未来的拧眉攒目、胡须花白、忧心忡忡的商人的雏型——，他们如同嗜血的狼仔一样体味着货运贸易，并且已然把货物送上主人的船只，虽说他们还是在贮水池里摆弄模型小艇才相宜。场景中的另一个身影是驶往外国的水手正在谋求一张通行证；或许是一名刚刚抵达的水手，他苍白虚弱，正在寻找获准去医院的保单。我们也不该忘记从不列颠省份运来木柴的锈迹斑斑的小型纵帆船的船长们；那一身池布雨衣雨帽的打扮，虽说没有美国佬那种警觉的外观，但对我们这日渐衰退的行业，却做出了一项不算不重要的贡献。

有些时候，所有这些都凑到了一起，再加上其他的杂色人等，使这一伙人形形色色，一时间将这座海关构成一幅人头攒动的景观。不过，更多的时候，你跨上台阶就会辨出——夏季是在人口处，冬季或天气恶劣时则在适当的房间里——一排令人起敬的人物，坐在跷起前腿、椅背抵墙的老式座椅上。他们通常都打着瞌睡，但偶然也可听到他们在谈话，嗓门介乎演讲和打鼾之间，而那种无精打采又俨如济贫院中的穷人，或者靠慈善救济、靠专营劳动之类的种种方式存活而不是独力谋生的人。这些老绅士们——像马太^①一样坐在海关的收税处，却不像他那样有责任为了使徒的使命召之即来——便是海关的官员。

再往前走，在你进入的前门的左侧，是某个房间或办公室，大约十五英尺见方，顶棚颇高，两扇拱顶窗虎视着前面所述的衰败的码头，第三扇窗则隔着一条窄巷可以看到德比街的一段。从这三而窗口都可瞥见杂货铺、滑轮作坊、廉价成衣店、船具商店；在这些店铺门口，总可以看到一群群的老水手、码头工，以及诸如此类出没

^① 《圣经》人物，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原为罗马帝国的税吏，此处即涉及他的这两种身分。

于海港的人物在说说笑笑。这座房间本身蛛网密结，旧漆斑驳；地面上铺着灰砂，这种风格在别处早已废弃不用了；综观其有欠整洁的外貌，很容易得出结论：这是一座那些带着扫帚和拖把这类神奇工具的妇女绝少问津的圣殿。至于家具，室内有一台带漏斗形烟道的炉灶，一张旧的松木办公桌，旁边立着一个三条腿的凳子，两三把摇摇欲坠的老木椅，以及——切勿忘记这里的藏书——一些书架上的二三十本国会法案和一厚册税收法摘要。一个白铁皮的管子向上穿过天花板，构成与建筑物的其它部分联络的传声筒。就在这里，差不多六个月之前，曾有一个从一个屋角踱到另一个屋角，或是懒洋洋地坐在长腿凳上，一只臂肘撑到办公桌上，目光在晨报的栏目上扫视着——诚挚的读者，您可能已经认出，就是这同一个人^①曾经欢迎您进入他那间赏心悦目的小书斋，那里的阳光愉快地透过柳枝，投射到老宅的西侧。但是如今，您若是走进去找他，询问这位民主党的海关督察的行止，只能无功而返。改革的长把细枝扫帚已将他清理出办公室；一个更称职的继任者已经取代他的地位，领取他的薪金。

这座萨莱姆旧镇——我的故乡，里说在我的少年和成年时代都曾离乡客居在外——使我，或者曾经使我，魂牵梦系，那种情感的力量是我实际住在这里时从未意识到的。确实，就其景色而论，那平坦呆板的表面，覆盖着的大多是本头房屋，没有几栋具备建筑学上的美感——那种参差不一，既不别致又不古雅，而只是平淡沉默面已，——漫长而懒散的道路令人厌烦地沿整座半岛延伸，一端是纹架山和新几内亚，另一端是济贫院的景色，——这就是我的故乡，如果对其依依不舍，也就有理由对乱糟糟的棋盘产生感情了。然而，尽管我在异国他乡无一例外地十分幸福，内心却总怀着对老

^① 指作者本人，这里所说的即本文开始所讲的作者三四年前所写的一篇有关老宅的自述中的场面。

萨莱姆的情感，由于找不到更好的字眼，就权称之为眷恋吧。这种情愫可归于我的家庭多年来深深植根于这里的土壤。自从源于布立吞人^①的我的家族的最早移民在这片满目疮痍、树林环绕的定居点上露面以来，已经有二又四分之一世纪之久了，如今这里已形成了一座城镇。他的后人们在这里生生死死，将他们自身的凡胎肉体与此地的尘世土壤融合为一，以致当我漫步街头的片刻，脚下的土地无处不与由其构成的我的俗于之躯血脉相通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所言及的这种关联不过是土壤对土壤的息息交感共鸣罢了。我的乡亲中很少有人能够明了这一点，而由于那些家族乐于频繁迁徙，也无需认为有弄个明白的必要。

但这种情愫仍然有其道德品性。我的第一位先祖在家庭的传说中笼罩着一种能隐约约的高大伟岸，就我的记忆所及，其身影早就出现在我童年的想象之中了。它至今仍纠缠着我，并且以往事诱出一种亲情，对此我绝少在涉及本镇现状时宣扬。我似乎更强调他是这里的一位居民，因为他是一位板着面孔、蓄着胡须、身穿深褐长袍、头戴尖顶高帽的先祖——他携带着《圣经》和佩剑早早来到这里，在新辟的街道上郑重其事地迈着庄严的步伐，如同一尊战争与和平之神那样身躯高大——我强调他胜似我自己：因为本人的名字鲜为人知，本人的面孔别人感到陌生。他是一名军人、一位议员、一位法官；他又是教会中的一个首领；他具备清教徒的一切品性，无论正邪。他还是个残忍的迫害狂，教友派教徒将他记入他们的历史，叙述了亲眼目睹的他严惩他们教派一位妇女的事件；人们担心，其恶劣的影响会比他善举的记录持续时间更长，尽管他做过许多好事。他的儿子也承袭了这种迫害精神，在牺牲巫士的行径中十分惹人注目，以致人们说巫士的血会公道地在他身上留下污迹。确实，那个污迹之深，埋在宪章街墓地中他的那身老枯骨，如果没

① 古代住在不列颠南部的凯尔特人的一部分，是英伦三岛上的原始土著。

有全然化作尘埃的话，上面定会依旧保留着！我不知道我的这两位先祖是否考虑过忏悔和哀告上天宽恕他们的酷行；或者他们如今是否在另一个世界里，在酷行的沉重后果下呻吟。不管怎样，我当前身为作家，作为他们的后人，特此代他们蒙受耻辱，并祈求从今以后洗刷掉他们招致的任何诅咒——据我耳闻，且由家族消沉和式微的现状可见，多年之前确曾有过这一说法。

然而，经过漫长的岁月之后，在长满了年深日久的青苔的我们家族之树的古老树干上，居然在顶端的粗枝上生出我这样一个不肖子孙，我的这两位板着面孔、穿着黑褐色袍服的清教徒先祖，无疑定会认为这是对他们罪孽的充分报应。我从来没有怀着先人们认为值得称道的目标；如果我在家庭范围之外的生活曾经是成功而辉煌的话，我的任何成功即使不被他们视为奇耻大辱，也毫无价值可言。“他是个什么货色？”我的祖辈的一个灰影对另一个嘀咕着。“一个写故事的作家！这算是什么样的生计呢？——在他的时代和他那一代人中，这算是为上帝争光、为人类谋福的什么方式呢？哼，这个败家子完全会成为浪荡鬼呢！”这就是我和我的先祖们隔着时间的海湾交换的赞语；不过，让他们随心所欲地嘲笑我吧，他们的强烈本性已经和我的禀性纠缠在一起了。

还在镇子草创的婴儿和童年时代，我们家族就由这两位精力充沛的先祖在这里深深地扎根了；从那时起一直在这里生息繁衍，而且总是备受尊崇；就我所知，还从未因一个不肖子孙而使家族蒙羞受辱；但从另一方而来讲，在头两代人之后，也绝少或没有做出什么令人难忘的业绩或者提出过什么惊世骇俗的要求。他们逐渐退缩到人们关注的视线之外，如同街上随处可见的那些老宅，房檐之下一半的高度都被堆积的新土掩埋了。父传子，子传孙，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都操着海上生涯；每一代人都有头发灰白的船长从商船的后甲板退休到家园，而由一个十四岁的男孩接替桅杆前的位置，而对着一片汪洋和他的祖辈和父辈顶过的悔风。这个男

孩也在相应的时间里，从艙楼到艙室，经历了风吹雨打的成年期，在四海漂泊之后返归故里，变老，死去，将他的尸骸与他生身地的土壤融合为一。一个家庭与其出生及埋葬的那片土地的久远的联系，在人类与乡土之间创造了一种亲情纽带，这与那地方任何迷人的景色或道德的环境毫无关联。这不是爱，而是一种本能。新的居民——他们本人或是其父亲及祖父才刚从外国来此——无权被称作萨莱姆人；他不具备牡蛎似的那种坚韧，而两个世纪漫长岁月缓缓流过之前的老定居者，正是以这种坚韧将自己牢系于这片土地之上，镶嵌了自己的世代子孙。至于这片土地于他毫无欢乐，这些木头老宅、这里的泥土、这里呆滞的一隅情愫，这里凛冽的东风，以及最严酷的社会气氛，全都不在话下——这一切，还有他可以看见或想象的身边的大小错误，也都无关宏旨。那种吸引力持续着，而且十分强大，仿佛这片乡土是人间天堂。我的情况也始终如此。我几乎感到注定要把萨莱姆当作我的家乡；以致我所熟悉的这里的人的容貌类型和性格气质——尽管家族的一个人躺进了坟墓，另一个人又代之而起，沿着通衢昂首阔步——依然是我儿时在这座老壤中所司空见惯的那样。然而，这一情怀却证明了：业已变得不健康的联系最终会被切断。人类的本性将不会就此兴旺，恰如一株土豆在同一块地力耗尽的土地中过长地一代接一代地种了又种。我的子女都是在别处出生的，只要他们的命运尚未脱离我的掌握，他们就会植根于不熟悉的土地之中。

我从老宅中露而之后，主要出于同家乡的这种奇妙、怠惰和不快的情感上的联系，使我原可到其它地方选择更好的职位之时，却进入了山姆大叔的砖砌建筑，占据了一个席位。我是命该如此。我曾不止一次、而次地外出——看似十分经常——但终又返回，如同一枚磨损了的半便士硬币总要转回到你手中；或者说，仿佛萨莱姆于我是不可避免的宇宙中心。于是，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我揣着总统签署的委任状，踏上花岗岩的台阶，并且作为海关督察被介绍给

将协助我担起这一重任的那一伙绅士们。

我深为怀疑——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毫不怀疑——合众国的无论军政两界的任何公务官员能够像我这样拥有如此令人起敬的元老们听其指挥。当我看着他们时，“最老的居民”的下落便一目了然了。从当今上能二十年，收税官的独立地位一直使萨莱姆海关远离通常造成官职脆弱、宦海沉浮的政治漩涡，一名军人——新英格兰最负盛名的军人——曾坚定地站在他的堂皇职守的基座上；他不但通过明智的慷慨确保了自身职务的连任，而且他还始终是他的下属们在众多危险临头和胆战心惊的時刻的保护伞。米勒将军是个彻头彻尾的保守派；他心地善良，丝毫不受习俗的影响；他对老相识有强烈的恋旧心，难以趋于变化，即使当变化会带来毫无疑问的改进时亦复如此。因此，我接收我的部门之际，便发现了几位年长之人。他们大多是年迈的船长，历经各海洋之颠簸，坚定地承受了生活的暴风骤雨之后，最终漂进这一平静的避风港；除去定期的总统选举的担忧之外不受任何干扰，一心只想谋得一纸生存的新契约。虽说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比别的同龄人更年轻力壮，却显然有某种法宝之类的驱邪物把死亡拒之于门外。据我所确知，他们当中有两三个人患了痛风症和风湿病，或许已卧床不起，在一年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梦想过在海关露面；但经过一个蛰伏的冬季之后，竟然步履蹒跚地走进五六月份温暖的阳光之下，动作懒散地执行起他们所称的公务，并且随着他们的悠闲和便利，重新躺倒在床。我应该对缩短不止一位这些共和制的年高德劭的公务员的办公时间引咎自责。按照我的请求，他们获准从他们艰巨的劳动中静休，而且没过多久，——仿佛他们生活的唯一原则是报效国家的热情，我对此深信不疑——便退隐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去了。对我来说，这倒是个虔诚的慰藉：由于我的介入，为他们提供了对邪恶和腐败行径——所有的海关官员都理所当然地注定会堕入那种行径的——忏悔的充分的空间。海关的前后门全都面对着通往天堂的

大道。

我属下的官员大多是辉格党^①人。这群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们有了我这样一位不是政客的新督察是件好事，因为我虽然在原则上忠于民主党，却不容许政治倾向干预海关事务。若非如此——假定是一位活跃的政客被安插在如此颇具影响的岗位上，利用职权轻而易举地迎头痛击由于体弱多病而尸位素餐的一位辉格党人收税官——，恐怕这伙老迈的人员中难得有一位会在灭绝天使踏上海关台阶的一月之内继续在其职位上苟延残喘。根据这方面的公认法典，一位政客即使把这些白发苍苍的老人——送上断头台，也不算渎职。显而易见的是，这些老家伙们唯恐在我的身边表现出某些失礼之举。看到我一露面他们便诚惶诚恐的样子；见到一张经过半个世纪风吹浪打布满犁沟似的皱纹的面孔，在我这样一个毫无危害的人的一瞥之下，变得灰白；听到当年惯于通过传话筒吼叫着发号施令，足以把北风之神吓得不敢吱声的粗嗓门，对我讲起话来却是声音发颤，实在让我既痛心又开心。这些出色的老人深知，按照一切既定的法则——况且其中有些人还因自身缺乏办公效率而负担沉重——，他们理应让位于年纪更轻、政治上更保守、总之较他们更适合为我们共同的山姆大叔效劳的人。我本人对此也深知不爽，只是心中从未觉得要将其付诸行动。因此，理所当然地使我大大地蒙羞受辱，而且相当地损害我的公务良心的是，在我的任职期间，他们继续在码头上蠕动，在海关的台阶上踱上踱下。他们也花费了大量时间，在他们惯常的角落里，在倚靠在墙上的座椅中打着瞌睡；不过，他们还会在午前醒来一两次，彼此之间不厌其烦地讲起说过数千次的海上旧事，以及已经成为他们醒中的暗语和黑话的陈腐玩笑。

我以为，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新来的督察并无大害。于是，这些

^① 即共和党的前身。